

伊曼的追寻

温达德 (Dick van der Tak)

伊曼与未婚妻一家失散了。他不断寻找，到处尽是逃亡的人，太多的人，太多的自顾不暇。

胡图族是卢旺达的大族，1959 年推翻了图西族的统治。及后国内多次种族冲突，少数族裔的图西族人数以万计被杀，逃亡国外的达 60 万人。1990 年，流亡邻国乌干达的图西族人组成军队，计划以武力重返家园。卢旺达的胡图族激进分子开始装备民兵，并大事宣传仇恨图西族的言论。

1994 年 4 月卢旺达总统遇刺后，军队和民兵展开大屠杀，近 100 万图西族人与反对种族灭绝的温和派胡图族人遭杀害。集结边境的图西族军队挥兵南下，7 月初成功控制首都。胡图族人害怕受到报复，大批逃亡，约 100 万人逃到扎伊尔（今刚果民主共和国），另 50 多万逃到坦桑尼亚和布隆迪。

伊曼是胡图族人。1994 年夏，因逃避种族屠杀，离开了祖国卢旺达。他跟数十万人步行了好多好多天才到达邻国扎伊尔的南基伍地区（South Kivu）鲁济济河平原（Ruzizi），在乌维拉（Uvira）落脚，成为我们救援队的厨师。那时，我正是当地难民援助项目的协调员。

我对伊曼最深的印象，是他极为谦和亲切。他话很少，真要说时也轻如耳语。他从不笑，眼里总带着忧伤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来我办公室，跟我说他的故事。

他说很挂念女友。原已计划好结婚，却因战争没有成事。他痛恨种族冲突，痛恨那导致千万人间惨剧、无可名状的残酷。他与未来岳父母一家一起离开家园，空着肚子徒步闯过森林。路上没睡多少，他说是不怎么眼困，只是害怕。他最关切的是照顾大病未愈的女友，路上她身子越来越弱。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始终不清楚，只知深夜里，筋疲力竭在树底露天而睡的逃亡人群突然恐慌起来，四散乱跑乱逃，漆黑里什么都看不见。伊曼与未婚妻一家失散了，他不断寻找，到处尽是逃亡的人，太多的人，太多的自顾不暇。伊曼遍寻不获，只好孤身继续前行至乌维拉。

这天，他终于打探到消息。岳丈一家就在布卡武市（Bukavu）附近的难民营，他请求我批准他放假，让他寻找挚爱。第二天一早伊曼就出发了。

三个星期后，伊曼带着微笑回到我们营地。他眼睛仍然忧郁，也清减了许多。女友一家的确找到了。但女友已经疯了，伊曼在用联合国难民署蓝色塑胶布搭建的帐篷里找到她时，她已认不出他来，只是呆呆地凝视着空气。伊曼告诉我，女友到达难民营时如何只剩半口气，她寻找他又如何从失望到绝望。言词间他隐晦地提到女友还在营中遭过强暴，之后还曾自杀。

伊曼是个虔诚的教徒，他感谢神让女友仍然活着，却不再多话。他没有说岳父哪里去了，也没有提及岳母哀求他留下保护她们一家，只说自己要花点时间想想以后应怎么样。

几个星期后，伊曼再上办公室来，我猜他已立下心。他声音迟缓平板，才开口就泪水满眶。我第一次看见他哭，他不住地哭、哭、哭。他说，女友死去了，他已决定和她妹妹结婚，与她一家留在难民营。

次晨，伊曼离去了，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。

2002 年夏

温达德 (Dick van der Tak)

人道事务人员

我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(University of Groningen) 修读社会经济法律，毕业后曾任职荷兰商人银行 (Bank Mees & Hope NV) 及瑞士顾问公司 Krauthammer International。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前南斯拉夫战争，令我深受震撼，促使我于 1994 年加入无国界医生。

首个救援任务是到非洲大湖区 (Great Lakes Region) 的布隆迪、卢旺达和扎伊尔，任扎伊尔乌雅拉援助项目协调员，该区于 1994 年间有成千上万的平民遭受种族屠杀。1995 年我出任无国界医生孟加拉国救援计划的项目主管，1997 年及 1998 年负责阿富汗救援计划，随后到中国西南地区任项目主管 18 个月，再于无国界医生荷兰办事处担任人道事务顾问。2003～2010 年任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总干事。